



隋書卷十九卷

特進臣魏

列傳卷第四

于義

子宣道

宣敏

于義字慈恭河南雒陽人也父謹從魏武帝入關仕周官至太師因家京兆義少矜嚴有操尚篤志好學大統末以父功賜爵平昌縣伯邑五百戶起家直閣將軍其後改封廣都縣公周閔帝受禪增邑六百戶累遷安武太守專崇德教不尚威刑有郡民張善安

王叔兒爭財相訟義曰太守德薄不勝任之所致非其罪也於是取家財倍與二人喻而遣去善安等各懷耻愧移貫他州於是風教大洽其以德化人皆此類也進封建平郡公明武世歷西兗瓜邵三州刺史數從征伐進位開府宣帝嗣位政刑日亂義上疏諫時鄭譯劉昉以恩倖當權謂義不利於已先惡之於帝帝覽表色動謂侍臣曰于義謗訕朝廷也御正大夫顏之儀進曰古先哲王立誅謗之木置敢諫之鼓猶懼不聞過于義之言不可罪也帝乃解及高祖

不王謙構逆高祖將擊之問將於高穎穎答曰于義素有經略可為元帥高祖初然之劉昉進曰梁睿位望素重不可居義之下高祖乃止於是以睿為元帥以義為行軍總管謙將達奚悉擁眾據開遠義將軍擊破之尋拜潼州總管賜奴婢五百口雜綵三千段超拜上柱國時義兄翼為太尉弟智兄子仲文並上柱國大將軍已上十餘人稱為貴戚歲餘以疾死職歸於京師數月卒時年五十贈豫州刺史又曰剛賻物千段粟米五百石子宣道宣敏並知名

宣道字元明性謹密不交非類仕周釋褐左侍上士
以父功賜爵成安縣男邑二百戶後轉小承御上士
高祖爲丞相引爲外兵曹尋拜儀同及踐阼遷內史
舍人進爵爲子丁父憂水漿不入口者累日獻皇后
命中使敦諭歲餘起令視事免喪拜車騎將軍兼左
衛長史舍人如故後六歲遷太子左衛副率進位上
儀同卒年四十二子志寧早知名出繼叔父宣敏
宣敏字仲達少沉密有才思年十一詣周趙王招王
命之賦詩宣敏爲詩甚有幽貞之志王大奇之坐客

莫不嗟賞起家右侍上士遷千牛備身高祖踐阼拜
奉車都尉奉使撫慰巴蜀及還上疏曰臣聞開盤石
之宗漢室於是惟永建維城之固周祚所以靈長昔
秦皇收守而罷諸侯魏后暱諂邪而踈骨肉遂使宗
社移於佗族神器傳於異姓此事之明甚於觀火然
山川設險非親勿居且蜀土沃饒人物殷阜西通邛
僰南屬荆巫周德之衰茲土遂成戎首炎政失御此
物便爲禍先是以明者防於無形治者制其未亂方
可慶隆萬世年逾七百伏惟陛下日角龍顏膺樂推

之運參天貳地君揖讓之期億兆宅心百神受職理
須樹建藩屏封植子孫繼周漢之宏圖改秦魏之覆
軌抑近習之權勢崇公族之本枝但三蜀三齊古稱
天險分王戚屬今正其時若使利建合宜封樹得所
巨猾息其非望姦臣杜其邪謀盛業洪其同天地之
長久英聲茂實齊日月之照臨臣雖學謝多聞然情
深躰國輒申管見戰灼惟深帝省表嘉之謂高頹曰
于氏世有人焉竟納其言遣蜀王秀鎮於蜀宣敏常
以盛滿之誠昔賢所重每懷靜退著述志賦以見其

志焉未幾卒官時年二十九

陰壽

子世師 骨儀 列

陰壽字羅雲武威人也父嵩周夏州刺史壽少果烈
有武幹性謹厚敦然諾周世屢以軍功拜儀同從武
帝平齊進位開府賜物千段奴婢百口女樂二十人
及高祖為丞相引壽為掾尉迴作亂高祖以壽孝寬
為元帥擊之令壽監軍時孝寬有疾不能親惣戎事
每卧帳中遣婦人傳教命二軍綱紀皆取決於壽以
功進位上柱國尋以行軍惣管鎮幽州即拜幽州惣

管封趙國公時有高寶寧者齊氏之疎屬也為人桀
黠有籌策在齊久鎮黃龍及齊滅周武帝拜為營州
刺史甚得華夷心高祖為丞相遂連結契丹靺鞨舉
兵及高祖以中原多故未遑進討以書喻之而不得
開皇初又引突厥攻圍北平至是令壽率步騎數萬
出盧龍塞以討之寶寧求救於突厥時衛王爽等諸
將數道北征突厥不能援寶寧奔城奔于磧北黃龍
諸縣悉平壽班師留開府成道昂鎮之寶寧遣其子
僧伽率輕騎掠城下而去尋引契丹靺鞨之衆來攻

道昂苦戰連日乃退壽患之於是重購寶寧又遣人
陰間其所親任者趙世模王威等月餘世模率其衆
降寶寧復走契丹為其麾下趙脩羅所殺北邊遂安
賜物千段未幾卒官贈司空子世師嗣

世師少有節槩性忠厚多武藝弱冠以功臣子拜儀
同累遷驃騎將軍煬帝嗣位領東都危工監後三歲
拜張掖太守先是吐谷渾及党項羌屢為侵掠世師
至郡有來寇者親自捕擊輒禽斬之深為戎狄所憚
入為武貴郎將遼東之役出襄平道明年帝復擊高

麗以本官爲涿郡留守于時盜賊蜂起世師遂捕之
往往剋捷及帝還大加賞勞拜樓煩太守時帝在汾
陽宮世師聞始畢可汗將爲寇勸帝幸太原帝不從
遂有鴈門之難尋遷左翊衛將軍與代王留守京師
及義軍至世師自以世荷隋恩又潘邸之舊遂勒丘
拒守月餘城陷與京兆郡丞骨儀等見誅時年五十三
骨儀京兆長安人也性剛鯁有不可奪之志開皇初
爲侍御史處法平當不爲勢利所回煬帝嗣位遷尚
書右司郎于時朝政漸亂濁貨公行凡當樞要之職

無問貴賤並家累金寶具天下士大夫莫不變節而儀
勵志守常介然獨立帝嘉其清苦超拜京兆郡丞公
少彌著時刑部尚書衛玄兼領京兆內史頗行詭道
親爲儀所執正玄雖不便之不能傷也及義兵至而
玄恐禍及已遂稱老病無所干預儀與世師同心叶
契父子並誅其後遂絕世師有子弘智等以年幼獲全

竇榮定

竇榮定扶風平陵人也父善周太僕季父熾開皇初
爲大傅榮定沉深有器局容貌瓌偉美鬚髯便弓馬

魏文帝時為千牛備身周太祖見而奇之授平東將軍賜爵宜君縣子邑三百戶後從太祖與齊人戰於北芒周師不利榮定與汝南公宇文神慶帥精騎二千邀擊之齊師乃却以功拜上儀同後從武元皇帝引突厥木杆侵齊之并州賜物三百段襲爵永富縣公邑千戶進位開府除忠州刺史從武帝平齊加上開府拜前將軍依飛中大夫其妻則高祖姊安成長公主也高祖少小與之情契甚厚榮定亦知高祖有人君之表尤相推結及高祖作相領左右宮伯使鎮

守天臺摠統露門內兩箱杖衛常宿禁中遇尉迴初平朝及頗以山東為意乃拜榮定為洛州摠管以鎮之前後賜縑四千疋西凍女樂一部高祖受禪來朝京師上顧謂群臣曰朕少惡輕薄性相近者唯竇榮定而已賜馬三百匹部曲八千戶而遣之坐事除名高祖以長公主之故尋拜右武侯大將軍上數幸其第恩錫甚厚每令尚食局日供羊一口珍味稱是以佐命功拜上柱國寧州刺史未幾復為右武侯大將軍尋除秦州摠管賜吳樂一部突厥沙鉢略寇邊以

為行軍元師率九摠管步騎三萬出涼州與虜戰於
高越原兩軍相持其地無水士卒渴甚至刺馬血而
飲死者十有三二榮定仰天太息俄而澍雨軍乃復
振於是進擊數挫其鋒突厥憚之請盟而去賜縑萬
匹進爵安豐郡公增邑千六日戶復封子憲為安康
郡公賜縑五千匹歲餘拜右武衛大將軍俄轉左武
衛大將軍上欲以為三公榮定上書曰臣每觀西朝
衛霍東都梁鄧幸託葭莩位極台鉉寵積驕盈必致
傾覆向使前賢少自貶損遠避權勢推而不居則天

之伏見留心獄訟愛人如子每應決獄無不詢訪羣
公刑之不濫君之明也刑既如此爵亦宜然若有愆
功簡在帝心者便可擢用自斯以降若選重官必須
參以衆議勿信一人之舉則上不徇私下無怨望其
一事曰孔子云是察阿黨則罪無掩蔽又曰君子周
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所謂比者即阿諛也謂心之
所愛既已光華榮顯猶加提挈心之所惡既已沈滯
屈辱薄言必怒提挈既成必相掩蔽則欺上之心生
矣屈辱既加則有怨恨謗讟之言出矣伏願廣加述

訪勿使朋黨路開威恩自任有國之患莫大於此其
三事曰臣聞舜舉十六族所謂八元八愷也計其賢
明理優今日猶復擇才授任不相侵濫故得四門雍
穆庶績咸熙今官員極多用人甚少有一人身上乃
兼數職爲是國無人也爲是不善也今萬乘大國
髦彥不少縱有同哲無由自達東方朔言曰尊之則
爲將軍之則爲冢斯言信矣今當官之人不度德量
力既無已望傳說之能日負傳品滋水之氣不慮憂
深責重唯畏勅領不多庶斯寵任輕彼權軸好致顛

與齊人戰於北邙斬級居多加開府遷建州刺史進
封宋安郡公邑三千戶從武帝平齊每戰有功拜大
將軍改封平原郡公邑二千戶賜女樂一部帛六千
匹奴婢二百五十口牛羊數千治亳州勸管先是州
民王廻等以李真等聚結亡命每爲劫盜前後牧守
不能制景山下車逐捕之廻洛李真挺身奔江南禽
其黨與數百人皆斬之法令明肅盜賊屏迹稱爲太
治陳人張景遵以淮南內屬爲陳將任蠻奴所攻破
其數柵景山發譙頴兵援之蠻奴引軍而退徵爲侯

正宣帝嗣位從上柱國韋孝寬經略淮南鄆州總管
宇文亮謀圖不軌以輕兵襲孝寬孝寬窘迫未得整
陣為亮所薄景山率鐵騎三百出擊破之斬亮傳首
以功拜亳州總管高祖為丞相尉迴稱兵作亂榮州
刺史宇文冑與迴通謀陰以書諷動景山景山執其
使封書詣相府高祖甚嘉之進位上太將軍司馬消
難之以鄆州入陳也陳遣將樊毅馬傑等來援景山
率輕騎五百馳赴之毅等懼掠居民而遯景山追之
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與毅戰於漳口三合皆剋毅

等退保甌山鎮其城邑為消難所陷者悉平之拜安
州總管進位柱國前後賜帛三千匹時桐柏山蠻相
聚為亂景山復擊平之高祖受禪拜上柱國明年大
舉伐陳以景山為行軍元帥率行軍總管韓延呂哲
出漢口遣上開府鄧孝儒將勁卒四千攻陳甌山鎮
陳人遣其將陸綸以舟師來援孝儒逆擊破之陳將
晉達陳紀以兵守滇口景山復遣兵擊走之陳人太
駭甌山沌陽二鎮守將皆奔城而遯景山將濟江會
陳宣帝卒有詔班師景山大著威名甚為敵人所憚

後叢載坐事免卒于家時年五十五贈梁州總管賜
練千匹謚曰襄子成壽嗣成壽便弓馬起家千牛備
身以上柱國世子拜儀同後為秦王庫真車騎煬帝
嗣位徵為左親衛郎將楊玄感之亂也從刑部尚書
衛玄擊之以功進位正議大夫拜西平通守

源雄

源雄字世畧西平樂都人也祖懷父纂俱為魏隴西
三雄少寬厚偉姿儀在魏起家祕書郎尋加征虜將
軍屬其父為高氏所誅雄脫身而逃變姓名西歸長

安周太祖見而器之賜爵隴西郡公後從武帝伐齊
以功授開河封朔方郡公拜冀州刺史時以突厥
寇邊徙雄為平州刺史以鎮之未幾檢校徐州總管及
高祖為丞相尉迥亂時雄家累在相州迥潛以書
誘之雄卒不顧高祖遺雄書曰公妻子在鄴城雖言
離隔賊徒翦滅聚會非難今日已後不過數旬之別
遲能開慰無以累懷徐部大蕃東南襟帶宏邇其寇
特須安撫藉公英畧委以邊謀善建功名用副朝委也
迴遣其將畢義紹據蘭陵席毗陷昌慮下也雄遣徐

州刺史劉仁恩擊義緒儀同劉弘李琰討蕭岷悉平
之陳人見中原多故遣其將陳紀蕭摩訶任蠻奴周
羅暎達殺等侵江北西自江陵東距壽陽民多應之
攻陷城鎮雄與吳州總管于顛揚州總管賀若弼黃
州總管元景山等擊走之悉復故地東潼州刺史曹
孝達據州作亂雄遣丘龍斬之進位上大將軍拜徐
州總管後數歲轉懷州刺史尋遷朔州總管突厥有
來寇掠雄輒捕斬之深為北夷所憚伐陳之役高祖
下冊書曰於戲唯爾上大將軍朔方公雄識悟明允

風神天毅往牧徐方時逢寇逆建旗馬邑安撫北蕃
嘉謀絕外境之虞挺劍息羣讎之望沙漠以北俱荷
威恩呂梁之間罔不懷惠但江淮最爾有陳僭逆公
將董率戎旅清彼東南是用命爾為行軍總管往欽
哉於是從秦王俊出信州道及陳平以功進位上柱
國賜子崇爵端氏縣伯襲為安化縣伯賜物五千段
復鎮朔州二歲上表乞骸骨徵還京師卒于家時年
七十子崇嗣官至儀同太業中自上黨蒼浴入為尚
書虞部郎及天下盜起將兵討北海與賊力戰而死

贈正議大夫

豆盧勣

豆盧勣字定貴，昌黎徒河人也。本姓慕容，燕北地王精之後也。中山敗歸魏，北人謂歸義為豆盧，因氏焉。祖萇，魏柔玄鎮大將。父寧，在國太保。勣初生時，周太祖親幸寧家，稱慶時，遇新破齊師，太祖因字之曰定。東勣聰悟，有器局，少受業國子學，專涉文藝。魏大統十二年，太祖以勣為臣子，封義安縣侯。周閔帝受禪，授稍伯下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改封丹楊郡公。邑千

五百戶。明帝時，為左武伯中大夫，勣自以經業未通，請解職遊露門學。帝嘉之，勣以本官就學，未幾齊王憲納勣妹為妃，恩禮愈厚。會武帝嗣位，拜邛州刺史。未之官，渭源燒當羌因饑饉作亂，勣有才略，轉渭州刺史，甚有惠政。華夷悅服，德澤流行。大致祥瑞，鳥鼠山俗呼為高武隴，其下渭水所出，其山絕壁千尋，由來乏水，諸羗苦之。勣馬足所踐，忽飛泉湧出，有白鳥翔止聽前，孔子而後去。又白狼見於襄武，民為之謠曰：我有丹陽山，出玉漿，濟我民。夷神鳥來翔，百姓

因號其泉為玉漿泉後丁父艱毀瘠過禮天和二年
授邵州刺史中襲爵楚國公復徵為天官府司會歷信
夏二州總管相州刺史以母憂還京宣帝大象二年
拜利州總管進位上大將軍月餘拜柱國高祖為丞
相益州總管王謙作亂勸嬰城固守謙遣其將達奚
甚高阿那肱乙弗慶等衆十萬攻之起土山鑿城為
七十餘穴埋江水以灌之勸時戰士不過二千晝夜
相拒經四旬勢漸迫勸於是出奇兵擊之斬數千級
降二千人梁睿軍且至賊因而解去高祖遣開

仲卿勞之詔曰勸器識優長氣調英遠摠馭藩部風
化已行巴蜀稱兵奄來圍逼入守出戰大摧凶醜貞
節雄規厥功甚茂可使持節上柱國賜一子爵中山
縣公開皇二年突厥犯塞以勸為北道行軍元帥以
備邊歲餘拜夏州總管上以其家世貴威勳効克彰
甚重之後為漢王諒納勸女為妃恩遇彌厚一年詔
曰上柱國楚國公勸蜀人寇亂之日稱兵犯順固守
金湯隱如敵國嘉猷大節其勞已多可食始州臨津
縣邑千戶十年以疾徵還京師詔諸王並至勸第中

使顧問道路不絕其年卒時年五十五上悼惜者夕
之特加賜贈鴻臚監護喪事謚曰襄子賢嗣官至
顯州刺史大理少卿武貴郎將賢弟毓
毓字達生少美果有氣節漢王諒出鎮并州毓以妃
兄為王府主簿接趙仲卿北征突厥以功授儀同三
司及高祖崩煬帝即位徵諒入朝諒納諮議王頰之
謀發其作亂毓苦諫不從因謂弟懿曰吾匹馬歸朝
自得免禍此乃身計非為國也今且偽從以思後計
毓兄顯州刺史賢言於帝曰臣弟毓素懷志節必不

從亂但逼兇威不能克遂臣請從軍與毓為表裏諒
不足圖也帝以為然許之賢密遣家人齎勅書至毓
所與之計議諒出城將往介州令毓與趙管屬朱濤
留守毓謂濤曰漢王構逆敗不旋踵吾豈坐受夷滅
孤負家國邪當與卿出兵拒之濤驚曰王以大事相
付何得有是語因拂衣而去毓追斬之時諒司馬皇
甫誕前以諫諒被囚毓於是出誕與之協計及開府
盤石侯宿勤武開府宇文末昌儀同成端長孫愷車
騎安成侯元世雅原武令皇甫文穎等閉城拒諒部

分未定有人告諒諒襲擊之毓見諒至給其衆曰此賊軍也諒攻城南門毓時遣稽胡守堞稽胡不識諒射之箭下如雨諒復至西門守兵皆并州人素識諒即開門納之毓遂見害時年二十八及諒平煬帝下詔曰襲顯名節有國通規加等飾終抑推令典毓深識大義不顧姻親出於萬死首建奇策去逆歸順殉義一身追加榮命宜優禮可贈大將軍封正義縣公賜帛二千匹謚曰愍子願師嗣尋拜儀同三司大業初行新令五等並除未幾帝復下詔曰故大將軍正義愍公毓臨節能固捐生殉國誠爲令典沒世不忘象賢無隳德隆必祀改封雍立愍侯復以願師承襲大業未授千牛左右

正義愍公毓臨節能固捐生殉國誠爲令典沒世不忘象賢無隳德隆必祀改封雍立愍侯復以願師承襲大業未授千牛左右
通字平東勳之兄也一名會弘厚有器局在周少以父功賜爵臨貞縣侯邑千戶尋授大都督俄遷儀同三司大冢宰宇文護引之令督親信兵改封沃野縣公邑四千七百戶後加開府歷武賁中大夫北徐州刺史及高祖爲丞相尉迴作逆遣其所署莒州刺史烏丸率衆來攻通逆擊破之賜物八百段進位大

將軍開皇初遷爵南陳郡公尋徵入朝以本官典宿
衛歲餘出拜定州刺史後轉相州刺史尚高祖妹昌
樂長公主自是恩禮漸隆遷夏州總管洪州總管所在
之職並稱寬惠十七年卒官年五十九謚曰安有子寬

賀若誼

賀若誼字道機河南洛陽人也祖伏連魏雲州刺
史父統右衛將軍誼性剛果有幹略在魏以功臣子
賜爵容城縣男累遷直閣將軍大都督通直散騎常
侍尚食典御周太祖據有關中引之左右嘗使誼杏

城屬茹茹種落攜貳屯於河表誼因譬以禍福誘令
歸附降者萬餘口太祖深奇之賜金銀百兩齊遣其
舍人楊暢結好於茹茹太祖恐其并力為邊境之患
使誼聘茹茹誼因啗以厚利茹茹信之遂與周連和
執暢付誼太祖嘉之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略陽
公府長史周閔帝受禪除司射大夫改封霸城縣子
轉左宮伯尋加開府後歷靈邵二州刺史原信二州
總管俱有能名其兄敷為金州總管以讒毀伏誅坐
是免職武帝親摠萬機召誼治熊州刺史平齊之役

誼率兵出函谷先據洛陽即拜洛州刺史進封建威
縣侯齊范陽王高紹義之奔突厥也誼以兵追之戰
於馬邑遂禽紹義以功進位大將軍高祖為丞相拜
亳州摠管馳驛之部西邊司馬消難東拒尉迴申州
刺史李慧反誼討之進爵范陽郡公授上大將軍開
皇初入為右武侯將軍河間王弘北征突厥以誼為
副元帥軍還轉左武侯大將軍坐事免歲餘拜華州
刺史俄轉敷州刺史改封海陵郡公復轉涇州刺史

進位柱國誼時年老而筋力不衰猶能重鎧
為北夷所憚數載上表乞骸骨優詔許之誼
財於郊外構一別廬多植果木每邀賓客列女樂連
集其間卒于家時年七十七子舉襲爵庶長子協官
至驃騎將軍協弟祥奉車都尉祥弟興車騎將軍
誼兄子弼別有傳

史臣曰于義實崇定等或南陽姻亞或豐邑舊遊
運屬時來俱宣力用以勞定國以功懋賞保其祿
貽厥子孫析薪克荷崇基弗墜盛矣

之機亡身殉義陰世師遭天之所
死者有知足以無愧君親矣

隋書三十九卷終

隋書四十卷

特進臣魏

徵

上

列傳卷第五

梁士彥

梁士彥字相如安定烏氏人也少任俠不仕州郡性剛
果喜正人之是非好讀兵書頗涉經史周世以軍
功拜儀同三司武帝將有事東夏聞其勇決自扶風
郡守除九曲鎮將進位上開府封建威縣公齊人甚
憚焉尋遷熊州刺史後從武帝拔晉州進位柱國除

使持節晉絳二州諸軍事晉州刺史及帝還後齊後
主親總六軍而圍之獨守孤城外無聲援衆皆震懼
士彥慷慨自若賊盡銳攻之樓堞皆盡城雉所存尋
刃而已或短兵相接或交馬出入士彥謂將士曰死
在今日吾為爾先於是勇烈齊奮呼聲動地無不一
當百齊師少却乃令妻妾軍民子女晝夜修城三日
而就帝率六軍亦至齊師解圍營於城東十餘里士
彥見帝持帝鬚而泣曰臣幾不見陛下帝亦為之流
涕時帝以將士疲倦意欲班師士彥叩馬諫曰今齊

師遁衆心竒動因其懼也而攻之其勢必舉帝從之
大軍遂進帝執其手曰余之有晉州為平齊之基若
不固守則予不諧矣朕無前慮惟恐後變善為我守
之及齊平封成國公進位上柱國雍州主簿宣帝即
位除東南道行臺使持節徐州總管三十二州諸軍
事徐州刺史與烏丸執擒陳將吳明徹裴忌於呂梁
別破蕃後畧定淮南地高祖作相轉亳州總管二十
四州諸軍事尉迥之反也以爲行軍總管後韋孝寬
擊之至河陽與迥軍相對令家僮梁默等數人為前

鋒士彥以其徒繼之所當皆破乘勝至草橋迴衆復
合進戰大破之及圍鄴城攻北門而入馳啓西門納
宇文忻之兵及迴平除相州刺史高祖忌之未幾徵
還京師閑居無事自恃元功甚懷怨望遂與宇文忻
劉昉等謀作亂將率僮僕於享廟之際因車駕出圖
於發機復欲於蒲州起事略取河北捉黎陽關塞河
陽路劫調布以為牟甲募盜賊以為戰士其甥裴通
豫其謀而奏之高祖未發其事授晉州刺史欲觀其
意士彥欣然謂昉等曰天也又請儀同薛摩兒為長

史高祖從之後與公卿朝謁高祖令左右執士彥忻
昉等於行間詰之曰爾等欲反何敢發此意初猶不
伏捕薛摩兒適至於是庭對之摩兒見論始末云弟
二子剛重泣苦諫第二子叔諧曰作猛獸要須成斑
士彥失色顧謂摩兒曰汝殺我於是伏誅時年七十
二有子五人操字孟德出繼伯父官至上開府義鄉
昭公長寧王府驃騎早卒剛字永固弱冠授儀同以
平尉迴勳加開府擊突厥有功進位上大將軍通政
縣公涇州刺史士彥之誅也以諫獲免徙瓜州叔諧

官至上儀同廣平縣公車騎將軍志遠為安定伯務
為建威伯皆坐士彥誅梁默者士彥之蒼頭驍武絕
人士彥每從征伐常與默陷陣仕周致位開府開皇
末以行軍總管從楊素北征突厥進位大將軍漢王
諒之反也復以行軍總管從楊素討平之加授柱國
大業五年從煬帝征吐谷渾遇賊力戰而死贈光
祿大夫

宇文忻

宇文忻字仲樂本朔方人徙京兆祖莫豆干魏安平

公公父貴周大司馬許國公忻幼而敏慧為兒坐時與
群輩遊戲輒為部伍進止行列無不用命有識者見
而異之年十二能左右馳射驍捷若飛恒謂所親曰
自古名將唯以韓白衛霍為美談吾察其行事未足
多尚若使與僕並時不令豎子獨擅高名也其少小
慷慨如此年十八從周齊王憲討突厥有功拜儀
同三司賜爵興固縣公韋孝寬之鎮玉壁也以忻驍
勇請與同行屢有戰功加位開府驃騎將軍進爵化
政郡公邑二千戶從武帝伐齊攻拔晉州齊後主親

馭六軍兵勢甚盛帝憚之欲旋師忻諫曰以陛下之
聖武乘敵人之荒縱何往不克若使齊人更得令主
君臣協力雖湯武之勢未易平也今主暗臣愚兵無
閫志雖有百萬之衆實爲陛下奉耳帝從之戰遂大
克及帝攻陷并州先勝後敗帝爲賊所窘左右皆殲
帝挺身而遁諸將多勸帝還忻勃然而進曰自陛下
克晉州破高緝棄勝遂北以至於此致令僞主奔波
關東響振自古行兵用師未有若斯之盛也昨日破
城將士輕敵微有不利何足爲懷丈夫當死中求生

賊中取勝今者破竹其勢已成奈何弃之而去帝納
其言明日復戰遂拔晉陽及齊平進位大將軍賜物
千段尋與烏丸執破陳將吳明徹於呂梁進位柱國
賜奴婢二百口除豫州摠管高祖龍潛時與忻情好
甚協及爲丞相恩顧彌隆尉迴作亂以忻爲行軍摠
管從韋孝寬擊之時兵屯河陽諸軍莫敢先進帝令
高頴馳驛監軍與頴密謀進取者唯忻而已迴遣子
惇盛兵武陟忻先鋒擊走之進臨相州迴遣精甲三
千伏於野馬岡欲邀官軍忻以五百騎襲之斬獲畧

盡進至章橋迴又拒守忻率奇兵擊破之直趨鄴下
迴背城結陣與官軍大戰官軍不利時鄴城士女觀
戰者數萬人忻與高頌李詢等謀曰事急矣當以權
道破之於是擊所觀者大囂而走轉相騰藉聲如雷
霆忻乃傳呼曰賊敗矣衆軍復振齊力急擊之迴軍
大敗及平鄴城以功加上柱國賜奴婢二百口牛馬
羊萬計高祖顧謂忻曰尉遲傾山東之衆運百萬之
師公舉無遺策戰無全陣誠天下之定傑也進封英
國公增邑三千戶自是以後每歲亦惟帳出入卧內禪

代之際忻有力焉後拜右領軍大將軍恩儀彌重忻
妙解兵法馭戎齊整當時六軍有一善事雖非忻所
建在下輒相謂曰此必英公法也其見推服如此後
改封杞國公上嘗欲令忻率兵擊突厥高頌言於上
曰忻有異志不可委以大兵乃止忻既佐命功臣頌
經將領有威名於當世上由是微忌焉以譴去官忻
與梁士彥昵狎數相往來士彥時亦怨望陰圖不軌
忻謂士彥曰帝士豈有常乎相扶即是八矣於蒲州起
事我必從征兩陣相當然後連結天下可圖也謀洩

伏誅年六十四家口籍沒忻兄善弘厚有武藝仕周官至上柱國許國公高祖受禪遇之甚厚拜其子頴爲上儀同及忻誅並廢于家善未幾卒頴至大業中爲司農少卿及李密逼東都叛歸于密忻弟愷別有傳

王誼

王誼字宜君河南洛陽人也父顯周鳳州刺史誼少慷慨有大志便弓馬博覽群言周閔帝時爲左中侍上士時大家宰宇文護執政勢傾王室帝拱默無所關預有朝士於帝側微爲不恭誼勃然而進將擊之

其人惶懼請罪乃止自是朝士無敢不肅歲餘遷御正大夫丁父艱毀瘠過禮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歲餘起拜雍州別駕固讓不許武帝即位授儀同累遷內史大夫封楊國公從帝伐齊至并州帝旣入城反爲齊人所敗左右多死誼率麾下驍雄赴之帝賴以全濟時帝以六軍挫衄將班師誼固諫帝從之又齊平受相州刺史未幾復爲大內史汾州稽胡爲亂誼率兵擊之齊王儉王儉雖爲撫管並授誼節度其見重如此及平賊而還賜物五千段封一子

開國公帝諡謂皇太子曰王誼社稷臣宜處以機
密不須遠之也皇太子即位是為高祖高祖剛正出
為襄州總管及高祖為丞相轉為鄭州總管司馬滑
難與兵反高祖以誼為行軍元帥率四總管討之軍
次近郊滑難懼而奔陳于時北至商洛南拒江淮東
西二千餘里巴蠻多叛共推渠帥蘭維州為主維州
自號河南王以附滑難北連尉迺誼率行軍總管李
威馮暉李遠等分討之旬月皆平高祖以誼前代舊
臣甚加禮敬遣使勞問冠蓋不絕以第五女妻其子

奉孝尋拜大司徒誼自以與高祖有舊亦歸心焉及
上受禪顧遇彌厚上親幸其第與之極歡太常卿蘇
威立謚以為戶口滋多民田不墾欲減功臣之地以
給民誼奏曰百官者歷世勳賢方蒙爵土一旦削之
未見其可如臣所慮正恐朝臣功德不建何患人田
有不足上然之竟寢威議開皇初上幸葭州誼諫
曰陛下初臨萬國人謂未洽何用此上戲之曰吾
昔與公位望齊等一朝相鄰為一宗豈無憂是行也
震揚威武欲以服公心耳誼笑而退尋奏使突厥上

嘉其稱旨遣封郢國公未幾其子奉孝卒卽年詔上
表言公主少請除服御史大夫楊素劾言曰臣聞喪
服有五親疎異節變制有四降殺殊文王者之所常
行故曰不易之道也是以賢者不得踰不肖者不得
不及而儀同王奉孝既尚蘭陵公主奉孝以去年五
月身喪始經一周而詔便請除釋竊以雖曰王姬終
成下嫁之禮公則主之猶在移天之義况復三年之
喪自上達下及其釋服在禮未詳然夫婦則人倫攸
始喪紀則人道至大苟不重之取笑君子故贊煇改

以素具以短喪之速朝祥暮歌譏以忘哀之早然詎雖
不出曰強爵位已重欲為無禮其可得乎乃薄俗傷教
為父則不慈輕禮易喪致婦於無義若縱而不正恐
傷風俗請付法推科有詔勿治然恩禮稍薄詎願怨
望或告詭謀反上令案其事主者奏詎有不遜之言
實無反狀上賜酒而釋之于時上柱國元諧亦頗失
意詎數與相往來言論醜惡胡僧告之公卿奏詎大
逆不道罪當死上見詎愴然曰朕與公舊為同學甚
相憐愍將奈國法何於是下詔曰詎有周之世早豫

人倫朕共遊庠序遂相親好然性懷險薄巫覡盈門
鬼言怪語稱神道聖朕受命之初深存誠約口云改
悔心實不悛乃悅四天王神道誼應受命書有誼識
天有誼星桃鹿二川岐州之下歲在辰巳興帝王之
業密令卜問伺殿省之災又說其身是明王信用左
道所在誑誤自言相去當王不疑此而赦之將或爲
亂禁暴除惡宜伏國刑上復令大理正趙綽謂誼曰
時命如此將若之何於是賜死於家時年四十六

元諧

元諧河南維陽人也家代貴盛諧性豪俠有氣調少
與高祖同受業於國子其相友愛後以軍功累遷大
將軍及高祖爲丞相引致左右諧白高祖曰公無黨
援譬如水間一堵墻大危矣公其勉之尉迴作亂遣
兵寇小鄉令諧擊破之及高祖受禪上顧謂諧笑曰
水間墻竟何如也於是賜宴極歡進位上大將軍封
樂安郡公邑千戶奉詔參修律令時吐谷渾寇涼州
詔諧爲行軍元帥率行軍總管賀婁子幹郭駿元浩
等步騎數萬擊之上勅諧曰公受朝寄惣兵西下本

欲自寧疆境保全黎庶非是貪無用之地害荒服之
民王者之師意在仁義渾賊若至界首者公宜曉示
以德臨之以教誰敢不服也時賊將定城王鍾利房
率騎三千度河連結黨項諸率兵出鄯州趣青海數
其歸路吐谷渾引兵拒諸相遇於豐利山賊鐵騎二
萬與諸大戰諸擊走之賊駐兵青海遣其太子可博
斤以勁騎五萬來掩官軍諸逆擊敗之追奔三十餘
里俘斬萬計虜大震駭於是移書諭以禍福其名王
十七人公侯十二人各率其所部來降上大悅下詔

曰褒善疇庸有聞前載諧識用明達神情警悟文規
武畧譽流朝野申威拓土功成疆場深謀大節實簡
朕心加禮延代宜隆賞典可柱國別封一子縣公諧
拜寧州刺史頗有威惠然剛愎好排詆不能取媚於
左右嘗言於上曰臣一心事主不曲取人意上曰宜
終此言後以公事免時上柱國王誼有功於國與諧
俱無任用每相往來胡僧告諧誼謀反上按其事無
逆狀上慰諭而釋之未幾誼伏誅諧漸被疎忌然以
龍潛之舊每領朝請恩禮無虧及上大宴百寮諧進

曰陛下威德遠被臣請突厥可汗為侯正陳叔寶為
令史上曰朕平陳國以伐罪弔人非欲誇誕取威天
下公之所奏殊非朕心突厥不知山川何能警候叔
寶昏亂并寧堪驅使諧默然而退後數歲有人告諧與
從父弟上開府滂臨澤侯田鸞上儀同祁緒等謀反
上令案其事有司奏諧謀令祁緒勒党領兵即斷巴
蜀時廣平王雄左僕射高熲二人用事諧欲諧去之
云左執法星動已四年矣狀一奏高熲必死又言太
白犯月光芒相照主殺大臣揚雄必當之諧嘗與滂
同謁上諧私謂滂曰我是主人殿上者賊也因令滂
望氣滂曰彼雲似蹲狗走鹿不如我輩有福德雲上
大怒諧滂鸞緒並伏誅藉沒其家

王世積

王世積闡熙新固人也父雅周使持節開府儀同三
司世積容貌魁岸嘗帶十圍風神爽技有傑人之表
在周有軍功拜上儀同封長子縣公高祖為丞相尉
迴作亂從韋孝寬擊之每戰有功拜上大將軍高祖
受禪進封宜陽郡公高熲美其才能甚善之嘗密謂

頰曰吾輩俱周之臣子社稷淪滅其若之何頰深拒
其言未幾授蘄州總管平陳之役以舟師自蘄水趣
九江與陳將紀瑱戰於蘄口大破之既而晉王廣已
平丹楊世積於是移書告諭遣千金公權始瑋畧取新
蔡陳江州司馬黃偃棄城而遁始瑋入據其城世積
繼至陳稼章太守徐瑳廬陵太守蕭康尋陽太守陸
仲容巴山太守王誦太原太守馬頰齊昌太守黃正
始安成太守任瓘等及鄱陽臨川守將並詣世積降
以功進位柱國荊州總管賜絹五千段加之寶帶邑

三千戶後數歲桂州人李光仕作亂世積以行軍總
管討平之上遣都官員外郎辛凱卿馳勞之及還進
位上柱國賜物二千段上甚重之世積見上性忌刻
功臣多獲罪由是縱酒不與執政言及時事上以為
有酒疾舍之宮內令醫者療之世積詭稱疾愈始得
就第及起遼東之役世積與漢土並為行軍元帥
至柳城遇疾疫而還拜涼州總管令騎士七百人送之
官未幾其親信安定皇甫孝諧有罪吏捕之亡祇世
積世積不納由是有憾孝諧竟配防桂州事總管令

於熙熙又不之禮甚困窮因徼幸上變稱世積嘗令道人相其貴否道人答曰公當為國王謂其妻曰夫人當為皇后又將之涼州其所親謂世積曰河西天下精兵處可以圖大事也世積曰涼州土曠人稀非用武之國由是被徵入朝按其事有司奏左衛大將軍元旻右衛大將軍元胄左僕射高頴並與世積交受其名馬之贈世積竟坐誅旻由胄等免官拜孝諧為上大將軍

虞慶則

虞慶則京兆櫟陽人也本姓魚其先仕於赫連氏遂家靈武代為北邊豪傑父祥周靈武太守慶則幼雄毅性倜儻身長八尺有膽氣善鮮卑語身被重鎧帶兩韃左右馳射本州豪傑皆敬憚之初以弋獵為事中便折節讀書常慕傅介子班仲升為人仕周釋褐中外府行參軍稍遷外兵參軍事襲爵沁源縣公宣政元年授儀大將軍除并州總管長史二年授開府時稽胡數為反叛越王盛內史下大夫高頴討平之將班師頴與盛謀須文武幹略者鎮遏之表

請慶則於是即拜石州總管甚有威惠境內清肅
稽胡慕義而歸者半餘戶開皇元年進位大將軍
遷內史監吏部尚書京兆尹封彭城郡公營新都
總二年冬突厥入寇慶則為元帥討之部分迭所士
卒多寒凍隨指者千餘人偏將達奚長孺率騎兵二
千人別道邀賊為虜所圍甚急慶則按營不救由是長
孺孤軍獨戰死者八九上不之則也尋遷尚書右僕射
後突厥主攝圖將內附請一重臣充使於是上遣慶則
詣突厥所攝圖恃彊初欲亢禮慶則責以往事攝

圖不服其介長孫晟又說諭之攝圖及弟葉護皆拜
受詔因即稱臣朝貢請求為藩附初慶則出使高祖
勅之曰我欲存立突厥彼送公馬但取五三匹攝圖
見慶則贈馬千匹又以女妻之上以慶則勲高皆无
所問授上柱國封魯國公食任城縣千戶詔以彭城
公廻授第二子義高祖平陳之後幸晉王第置酒會
群臣高頴等奉觴上壽上因高頴平江南虞慶則
降突厥可謂茂功矣楊素亦言由至尊威德所被慶
則曰楊素前出兵武牢破石谷非至尊威德亦無克理

遂與互相長短御史欲彈之上曰今日計功爲樂宜
不須劾上觀群臣宴射慶則進曰臣家資酒食令盡
樂御史在側恐醉而被彈上賜御史酒因遣之出慶
則奉觴上壽極歡上謂諸公曰飲此酒願我與諸公
等子孫常如今日世守富貴貞九年轉爲右衛大將軍
尋改爲右武侯大將軍開皇十七年嶺南人李賢據
州反高祖議欲討之諸將二三請行皆不許高祖顧
謂慶則曰位居宰相對乃上公國家有賊遂無行意
何也慶則拜謝恐懼上乃遣焉爲桂州道行軍總管

以婦弟趙什柱爲隨府長史什柱先與慶則惡至是
恐事彰乃宣言曰慶則不欲此行遂聞於上先是朝
臣出征上皆宴別禮賜遣之及慶則南討辭上上色
不悅慶則由是怏怏不得志暨平賢至潭川臨桂鎮
慶則觀眺山川形勢曰此誠險固足以憑其守得
其人攻不可拔遂使什柱馳詣京奏事觀上頽色什柱
至京因告慶則謀反上案驗之慶則言是伏誅拜什
柱爲柱國慶則子孝仁幼豪俠任氣起家拜儀同領
晉王親信坐父事除名煬帝嗣位以藩邸之舊授候

衛長史兼領金谷監監禁苑有巧思頗稱旨九年伐
遼授都水丞充使監運頗有功然性奢華以駱駝負
函盛水養魚而自給十一年或告孝仁謀圖不軌遂
誅之其弟澄道東宮通事舍人坐除名

元胄

元胄河南洛陽人也魏昭成帝之六代孫祖順魏漢
陽王父雄武陵王胄少英果多武藝美鬚眉有不可
可犯之色周齊王憲見而壯之引致左右數從征伐
官至大將軍高祖初被召入將受顧託先呼胄次命

陶澄並委以腹心恒宿卧內及爲丞相每典軍在禁
中又引弟威俱入侍衛周趙王招知高祖將遷周鼎
曰要高祖就第趙王引高祖入寢室左右不得從唯
楊弘與胄兄弟坐於戶側趙王謂其二子負貫曰汝
當進瓜我因刺殺之及酒酣趙王欲生變以佩刀子
利瓜連啗高祖將爲不利胄進曰相府有事不可以
留趙王訶之曰我與丞相言汝何爲者叱之使却胄
瞋目憤氣抽刀入侍趙王問其姓名胄以實對趙王
曰汝非昔事齊王者乎誠壯士也因賜之酒曰吾豈

有不善之意邪卿何猜警如是趙王爲吐將入後閣
胄恐其爲變扶令上坐如此者毋三趙王稱喉乾命
胄就厨取飲胄不動會滕王道後至高祖降階迎之
胄與高祖耳語曰事勢大異可速去高祖猶不悟謂
曰彼無兵馬復何能爲胄曰兵馬悉他家物一先下
手太事便去胄不辭死死何益耶高祖復入坐胄聞
屋後有被甲聲遽請曰相府事毅公何得如此因扶
高祖下牀趨而去趙王將追之胄以身蔽戶王不得
出高祖及門胄自後而至趙王恨不時發彈指出血

及誅趙王賞賜不可勝計高祖受禪進位上柱國封
武陵郡公邑三千戶拜左衛將軍尋遷右衛大將軍
高祖從容曰保護朕躬成此基業元胄功也後數載
出爲豫州刺史歷亳浙二州刺史時突厥屢爲邊患
朝廷以胄素有威名拜靈州總管北夷其憚焉後復
徵爲右衛大將軍親顧益密嘗正月十五日上與近
臣登高時胄下直上令馳召之及胄見上謂曰公與
外人登高未若就勝朕也賜安極歡晉王廣每致禮
焉房陵王之廢也胄豫其謀上正窮治東宮事左衛

大將軍元昊苦諫楊素乃諧之上大怒執昊於仗宵
時當下直不去因奏曰臣不下直者為防元昊耳復
以此言激怒上上遂誅昊賜冑帛千匹蜀王秀之得
罪冑坐與交通除名煬帝即位不得調時慈州刺史
上官政坐事徙嶺南將軍丘和亦以罪廢冑與和有
舊因數從之遊冑嘗酒酣謂和曰上官政壯士也令
徙嶺表得無大事乎因自拊腹曰世是公者不徒然
矣和明日奏之冑竟坐死於是徵政為驍衛將軍拜
和代州刺史

史臣曰昔韓信受械下之期則項王不滅矣布無淮
南之舉則漢道不降以二子之勳庸感憤然而漢
况乃無古人之殊績而懷悼逆之心者乎梁士妻于
支忻昔一時之壯士也遭雲雷之會並以勇略成名
遂會天之功以為己力報者倦矣施者未厭將生厲
階求逞其欲及茲顛墜自取之也王誼之諧王世積
厲慶則元冑或劫天闕艱石或調緣因忠焉將安將樂新
見遺忘內懷怏怏矜伐不已雖時王之刻薄亦言語
以速禍乎然高祖佐命元功鮮有終其天命配享清

朝寂莫無聞其蓋章初帝圖事出權道本異同心故
久而逾薄其牽牛虞田雖則有罪奪之非道能無
怨乎皆深文巧詿致之刑辟由祖沉猜之心固已甚
矣求其餘慶不亦難哉

隋書四十卷終

列傳卷五

隋書四十一卷

列傳

特進臣魏

徵

其

列傳卷第六

高頴

高頴字昭玄一名敏自云渤海蓊人也父賓背齊歸
周大司馬獨孤信引為寮佐賜姓獨孤氏及信被誅
妻子徙蜀文獻皇后以賓父之故吏每往來其家賓
後官至鄆州刺史及頴貴贈禮部尚書勃海公頴少
明敏有器局略涉書史尤善詞令初孩孺時家有柳

朝寂莫無聞斯蓋章初帝圖事出權道本異同心故
久而逾薄其牽牛墾田雖則有罪奪之非道能無
怨乎皆深文巧詆致之刑辟由祖沉猜之心固已甚
矣求其餘慶不亦難哉

隋書四十卷終

列傳卷五

十一卷

特進臣魏

列傳卷第六

高頴

高頴字昭玄一名敏自云渤海蓆人也父賓背齊歸
周大司馬獨孤信引為寮佐賜姓獨孤氏及信被誅
妻子徙蜀文獻皇后以賓父之故吏每往來其家賓
後官至都州刺史及頴貴贈禮部尚書勃海公頴少
明敏有器局略涉書史尤善詞令初孩孺時家有柳

樹曷百許及亭亭如蓋里中父老曰此家當出貴人
年十七周齊王憲引為記室武帝時襲爵武陽縣
伯除內史上士尋遷下大夫以平齊功拜開府尋從
越王盛擊隰州叛胡平之高祖得政素知頰強明又
習兵事多計畧意欲引之入府遣邢國公揚惠諭意
頰承旨欣然曰願受驅馳縱令公事不成頰亦不辭
滅族於是為相府司錄時長史鄭譯司馬劉昉並以
奢縱被踈高祖彌屬意於頰委以心膂尉迴之起兵
也遣子惇率步騎八萬進屯武陟高祖令韋孝寬擊

之軍至河陽莫敢先進高祖以諸將不一令崔仲方
監之仲方辭父在山東時頰又見劉昉鄭譯並無去
意遂自請行深合上旨遂遣頰頰受命便發遣人辭
母云忠孝不可兩兼歎歎就路至軍為橋於沁水賊
於上流縱火俄頰預為木狗以禦之既度焚橋而戰
大破之遂至鄴下與迴交戰仍共宇文忻李詢等設
策因平尉迴軍還侍宴於卧內上撤御帷以賜之進
位柱國改封義寧縣公遷相府司馬任寄益隆高祖
受禪拜尚書左僕射兼納言進封勃海郡公朝臣莫

與爲比上每呼爲獨孤而不名也頰深避權勢一表
遜位讓於蘇威上欲成其美聽解僕射數日上曰蘇
威高蹈前朝頰能推舉吾聞進賢受上賞寧可令去
官於是台頰復位俄拜左衛大將軍本官如故時突
厥婁爲寇患詔頰鎮邊及還賜馬百餘匹牛羊
千計領新都大監制度多出於頰頰每坐朝堂比槐
樹下以聽事其樹不依行列有司將伐之上特命勿
去以示後人其見重如此又拜左領軍大將軍餘官
如故母憂去職二旬起令視事頰流涕辭讓優詔不

許開皇二年長安見元景山等伐陳令頰節度諸軍
會陳宣帝薨頰以禮不伐喪奏請班師蕭巖之叛也
詔頰緩集江漢其得人和上嘗問頰取陳之策頰曰
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熱水田早熟量彼收穫
之際微微士馬聲音掩襲彼必屯兵禦守足得廢其
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賊以爲常後更
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
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密
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後修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

可財力俱盡上行其策由是陳人益敝九年晉王賈
大舉伐陳以頰爲元帥長史二軍諮稟皆取斷於頰
及陳平晉王欲納陳主寵姬張麗華頰曰武王滅殷
豈如已今平陳國不宜取麗華乃命斬之王甚不悅
及軍還以功加授上柱國進爵齊國公賜物九千段
定食千乘縣千五百戶上因勞之曰公伐陳後人言
公反朕已斬之君臣道合非青蠅所間也頰又遜位
詔曰公識鑒通遠器略優深出衆戎律廓清淮海入
司禁旅實委心腹自朕受命常典機衡竭誠陳力心

迹俱盡此則天降良輔翊贊朕躬幸無詞費也其優
獎如此是後右衛將軍龐晃及將軍盧普等前後短
頰於上上怒之皆被疎黜因謂頰曰獨孤公猶鏡也
每被磨瑩皎然益明未幾尚書都事姜曄楚州行叅
軍李君才並奏稱水旱不調罪由高頰請廢黜之二
人俱得罪而去親禮逾密上幸并州留頰居守及上
還京賜縑五千匹復賜行宮一所以爲莊舍其夫人
賀拔氏寢疾中使顧問絡繹不絕上親幸其第賜錢
百萬絹萬匹復賜以千里馬上嘗從容命頰與賀若

弼言及平陳事頰曰賀若弼先獻十策後於蔣山苦
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大將軍論功帝大笑時論
嘉其有讓尋以其子表仁取太子勇男女前後賞賜不
可勝計時熒惑入太微犯左執法術者劉暉私言於
頰曰天文不利宰相可修德以禳之頰不自安以暉
言奏之上厚加賞慰突厥犯塞以頰爲元帥擊賊破
之又出白道進圍入磧遣使請兵近臣緣此言頰欲
反上未有所答頰亦破賊而還時太子勇失愛於上
嘗有廢立之意謂頰曰晉主妃有神憑之言王必有

天下若之何頰長跪曰長幼有序其可廢乎上默然
而止獨孤皇后知頰不可奪陰欲去之初夫人卒后
言於上曰高僕射老矣而喪夫人陛下何能不爲之
娶上以后言謂頰頰流涕謝曰臣今已老退朝之後
唯齋居讀佛經而已雖陛下垂哀之深至於納室非
臣所願上乃止至是頰愛妾產男上聞之極歡后其
不悅上問其故后曰陛下當復信高頰邪始陛下欲
爲頰娶頰心存愛妾面欺陛下今其詐已見陛下安
得信之上由是踈頰會議伐遼東頰固諫不可上不

從以頰為元帥長史從漢王征遼東遇霖潦疾疫不利而還后言於上曰頰初不欲行陛下強遣之妾固知其無功矣又上以漢王年少專委軍於頰頰以任寄隆重每懷至公無自疑之意諒所言多不用其銜之及還諒泣言於后曰兒幸免高頰所殺上聞之彌不平俄而上柱國王世積以罪誅當推覈之際乃有宮禁中事云於頰處得之上欲成頰之罪聞此大驚時上柱國真若弼吳州勅管宇文弼刑部尚書薛善等解律孝卿兵部尚書柳述等門等

逾怒皆以之屬吏自是朝臣莫敢言者頰竟坐免以公就第未幾上幸秦王後第召頰侍宴頰歎歎悲不自勝獨孤皇后亦對之泣左右皆流涕上謂頰曰朕不負公公自負也因謂侍臣曰我於高頰勝兒子雖或不見常似目前自其解落暝然忘之如本無高頰不可以身要君自云第一也頃之頰國令上頰陰事稱其子表仁謂頰曰司馬仲達初託疾不朝遂有天不公令遇此而不知非福於是上大怒囚頰於內史省而鞠之憲司復奏頰他事云沙門真覺嘗謂頰云明

年國有大喪尼令暉復云十七十八年皇帝有大厄
十九年不可過上聞而益怒顧謂群臣曰帝王豈可
力求孔子以大聖之才作法垂世寧不欲大位邪天
命不可耳頰與子言自比晉帝此何心乎有司請斬
頰曰去年殺虜慶則今茲斬王世積如更誅頰天下
其謂我何於是除名爲民頰初爲僕射其母誡之曰
汝富貴已極但有一所頭耳爾且慎之頰由是常恐
禍變及此頰歡然無恨色以爲得免於禍煬帝即位
拜爲太常時詔收周齊故樂人及天下散樂頰奏曰

此樂久廢今若徵之恐無識之徒棄本逐末遞相教
習帝不悅帝時侈靡聲色滋甚又起長城之役頰甚
病之謂太常丞李懿曰周天元以好樂而亡殷鑒不
遙安可復爾時帝遇啓民可汗恩禮過厚頰謂太府
卿何稠曰此虜頗知中國虛實山川險易恐爲後患
復謂觀王雄曰近來朝廷殊無綱紀有人奏之帝以
爲謗訕朝政於是下詔誅之諸子徙邊頰有文武大
畧明達世務及蒙任寄之後竭誠盡節進引身良以
天下爲已任蘇威楊素賀若弼韓擒等皆頰所推薦

各盡其用爲一代名臣自餘立功立事者不可勝數
當朝執政將二十年朝野推服物無異議治致升平
頽之力也論者以爲真宰相及其被誅天下莫不傷
惜至今稱冤不已所有竒策密謀及損益時政頽皆
削葉世無知者其子盛道官至莒州刺史徙柳城而
卒次弘德封應國公晉王府記室次表仁封勃海郡
公徙蜀郡

蘇威

蘇威字無畏京兆武功人也父綽魏度支尚書威坐

有至性五歲喪父哀毀有若成人周太祖時襲爵美
陽縣公仕郡功曹大冢宰宇文護見而禮之以其女
新興主妻焉見護專權恐禍及已逃入山中爲叔父
所逼卒不獲免然威每屏居山寺以諷讀爲娛未幾
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改封懷道縣公武
帝親總萬機拜稍伯下大夫前後所授並辭疾不拜
有從父妹者適河南元雄雄先與突厥有隙突厥入
朝請雄及其妻子將甘心焉周遂遣之威曰夷人昧
利可以賂動遂標賣田宅罄家所有以贖雄論者義

之宣帝嗣位就拜開府高祖爲丞相高頴屢言其賢
高祖亦素重其名召之及至引入卧内與語大悅居
月餘威聞禪代之議道歸田里高頴請追之高祖曰
此不欲預吾事且置之及受禪徵拜太子少保追贈
其父爲邳國公邑三千戶以威襲焉俄兼納言民部
尚書威上表陳讓詔曰舟大者任重馬駿者遠馳以
公有兼人之才無辭多務也威乃止初威父在西魏
以國用不足爲征稅之法頴稱爲重旣而歎曰今所
爲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乎威

其言每以爲已任至是奏減賦役務從輕典上悉
從之漸見親重與高頴參掌朝政威見宮中以銀爲
幔鈎因盛陳節儉之美以諭上上爲之改容厭飾舊
物悉命除毀上嘗怒一人將殺之威入閣進諫不納
上怒甚將自出斬之威當上前不去上避之而出威
入遮止上拂衣而入良久乃召威謝曰公能若是吾
其憂矣於是賜馬二匹錢十餘萬尋復兼大理卿京
兆尹御史大夫本官悉如故治書侍御史梁毗以威
領五職安繁惡劇無舉賢自代之心抗表劾威上曰

蘇威朝夕孜孜志存遠大舉賢有闕何遠迫之顧謂
威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因謂朝
臣曰蘇威不值我無以措其言我不得蘇威何以行
其道揚素才辯無雙至若斟酌古今功我宣化非威
之匹也蘇威若逢亂世南山四皓豈易屈哉其見重
如此未幾拜刑部尚書解少保御史大夫未之官後京
兆尹廢檢校雍州別駕時高頴與威同心協贊政刑
大小無不籌之故革運數年天下稱治俄轉民部尚
書紘言如故屬山東諸州民饑上令威賑卹之後載

遷吏部尚書歲餘兼領國子祭酒隋承戰爭之後憲
章踏綬上令朝臣釐改舊法為一代通典律令格式
多威所定世以為能九年拜尚書右僕射其年以母
憂去職柴毀骨立上勅威曰公德行高人情寄殊重
大孝之道蓋同俯就必須抑割為國惜身朕之於公
為君為父宜依朕旨以禮自存未幾起令視事固辭
優詔不許明年上幸并州命與高頴同總留事俄遣
詣行在所使決民訟威子夔少有盛名於天下引
致賓客四海士大夫多歸之後議樂事夔與國子博士

尙安各有所并於之變安俱為一議使百家署其所
同朝廷多附威同變者十八九安悲曰吾席間函文
四十餘年反為昨暮兒之所屈也遂奏威與禮部尚
書盧愷吏部侍郎薛道衡尚書右丞王弘考功侍郎
李同和等共為朋黨省中呼王弘為世子李同和為
叔言二人如威之子弟也復言威以曲道任其從父
弟徹肅等固冒為官又國子學請蕩陰人王孝逸為
書學博士威屬盧愷以為其府參軍上令蜀王秀上
柱國虞慶則等雜治之事皆驗上以宋書謝晦傳中

別軍軍令威讀之威懼懼免冠頓首上曰謝已晚矣
於是免威官爵以開射就第知名之士坐威得罪者
百餘人未幾上曰蘇威德行者但為人所誤耳命之
通籍歲餘復爵即公拜納言從祠太山坐不敬免俄
而復位上謂群臣曰世人言蘇威詐清家累金玉此
妄言也然其性很戾不切世要求名太甚從已則悅
違之必怒此其大病耳尋令持節巡撫江南得以便
且從事過會稽踰五嶺而還時突厥都藍可汗屢為
邊患復使威至可汗所與結和親可汗即遣使獻方

物以勸勞進位大將軍仁壽初復拜尚書右僕射上
幸仁壽宮以威總留後事及上還御史奏威職事多
不理請推之上怒詰責威威拜謝上亦止後上幸仁
壽宮不豫皇太子自京師來侍疾詔威留守京師煬
帝嗣位加上大將軍及長城之役威諫止之高祖賀
若弼等之誅也威坐與相連免官歲餘拜魯郡太守
俄召還參預朝政未幾拜太常卿其年從征吐谷渾
進位左光祿大夫帝以威先朝舊臣漸加委任後歲
餘復為納言與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黃門侍郎裴

矩御史大夫非子魏內史侍郎子世基參掌朝政時人
謂為五貴及遼東之役以本官領左武衛大將軍進
位光祿大夫賜爵侯其年進封房公威以年老
上表乞骸骨上不許復以本官參掌選事明年從征
遼東子魏大將軍楊玄感之亂也帝引威帳中
懼見於色謂威曰此小兒聰明得不為患乎威曰夫
識是非審成敗者乃所謂聰明玄感子竊踰非聰明
者必無所慮但子威見勞役不息百姓
思亂故以此亂子帝竟不寤從還至承郡詔威安

關中以成孫尚書直長保為副其子鴻臚少卿夔
先為關中節度大使一家三人俱奉使關右三輔榮
之極也帝下手詔曰王以勳家關丹紫莫能渝其質
松天威莫測其志其來可謂溫仁勤直性之然
乎房公威器懷溫裕識重私雅且居端揆備悉國章
先皇舊臣朝之宿節棟梁社稷賴諸朕躬守文奉法
甲身率律昔漢之三傑輔惠帝有蕭何周之十亂佐
成王昔祁奕國之寶器其在得自其家歟公階具階斯
允維後事藉論道終期獻傳登一呼必胡宿為重可

開府儀同三司餘並加故威當時見尊重朝臣
為比後從幸鴈門為突厥所圍朝廷危憚帝欲輕騎
潰圍而出威諫曰城守則我有餘力輕騎則彼之所
長陛下萬乘之主何宜輕脫帝乃止突厥俄亦解圍
而去車駕至太原威言於帝曰今者盜賊不止士馬
疲弊願陛下還京師深根固本為社稷之計帝初然
之竟用宇文述等議遂往東都時天下大亂威知帝
不可改意甚患之屬帝問侍臣盜賊事宇文述曰盜
賊信少不足為虞威不能詭對以身隱於殿柱帝呼

威而問之威對曰臣非職司不知多少但患其漸近
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者近在滎陽
汜水當東枕而罷能尋屬五月五日百寮上饋多以珍
翫威尚書一部微以諷帝帝彌不平後復問伐遼
東事威對願赦群盜遣討高麗帝益怒御史大夫裴
蘊希旨令白衣張行本奏威昔在高陽典選濫授人
官畏怯突厥請還京師帝令案其事及獄成下詔曰
威立性朋黨好為異端懷挾詭道徼幸名利詆訶律
令誘誑臺省昔歲薄伐奉述先志九預切問各盡節

臆而威不以開懷遂無對命啓沃之道其若是乎資
敬之義何其甚薄於是除名為民後月餘有人奏威
與突厥陰圖不軌者大理簿責威威自陳奉事二朝
三十餘載精誠微淺不能上感各疊屢彰罪當萬死
帝聞而釋之其年從幸江都宮帝將復用威裴蘊震
世其素言臣老耄羸疾帝乃止守文化及之弒逆也
以威為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化及敗歸於李密
未幾密敗歸東都越王侗以為上柱國邳公王充偕
坑署太師威自以隋室舊臣遭逢喪亂所經之處皆

與時消息以求容免及大唐秦王平王充坐於東都
閭闔門內威請謁見稱老病不能拜起王遣人數之
曰公隋朝宰相政亂不能匡救遂令品物塗炭君弑
國亡見李密王充皆拜伏舞蹈今既老病無勞相見
也尋歸長安至朝堂請見又不許卒於家時年八十八
威治身清儉以廉慎見稱每至公議惡人異已雖或
小事必固爭之時人以為無大臣之體所修格令章
程並行於當世然頗傷苛碎論者以為非簡允之法
及大業末年尤多征役至於論功行賞威每承望風
旨輒寢其事時群盜蜂起郡縣有表奏詣闕者又訶
詰使人令減賊數故出師攻討多不克捷由是為物
議所譏子夔

夔字伯尼小聰敏有口辯八歲誦詩書兼解騎射年
十三從父至尚書省與安德王雄馳射賭得雄駿馬
而歸十四詣學與諸儒論議詞致可觀見者莫不稱
善及長博覽群書尤以鍾律自命初不名夔其父改
之頗為有識所哂起家太子通事舍人楊素甚奇之
素每戲威曰楊素無兒蘇夔無父後與沛國公鄭譯

國子博士何妥議樂因而得罪議寢不行著樂志十五篇以見其志數載遷太子舍人後加武騎尉仁壽末詔天下舉達禮樂之源者晉王昭時為雍州牧舉夔應之與諸州所舉五十餘人謁見高祖望夔謂侍臣唯此一人稱吾所舉於是拜晉上友煬帝嗣位遷太子洗馬轉司朝謁者以父免職夔亦去官後歷尚書職方郎燕王司馬遼東之役夔領宿衛以功拜朝散大夫時帝方勤遠畧蠻夷朝貢前後相屬帝嘗從容謂宇文述虞世基等曰四夷率服觀禮華夏鴻臚之職須歸今望寧有多才藝美容儀可以接對賓客者為之乎咸以夔對帝然之即日拜鴻臚少卿其年高昌王麴伯雅來朝朝廷妻以公主夔有雅望公主婚焉其後弘化延安等數郡盜賊蜂起所在屯結夔奉詔巡撫關中突厥之圍鴈門也夔領城東面事夔為弩樓車箱獸圈一夕而就帝見而善之以功進位通議大夫坐父事除名為民復丁母憂不勝哀而卒時年四十九

史臣曰齊公霸圖伊始早預經綸魚水冥符風雲玄

感正身直道弼諧興運心同契合言聽計從事夏克
平南國底定參謀帷幄決勝千里高祖既復禹迹思
布堯心舟楫是寄鹽梅斯在兆庶賴以康寧百寮資
而輯睦年將二紀人無間言屬高祖將廢儲宮由忠
信而得罪逮煬帝方達浮侈以忤時而受戮若使遂
無猜豐克終厥美雖未可參蹤稷契足以方駕蕭蕭
繼之實難惜矣邳公周道云季方事幽貞隋室龍興
首應旌命綢繆任遇窮極榮寵乂處機衡多所損益
罄竭心力知無不爲然志尚清儉躰非弘曠好同惡
異者珥直道不存易簡未爲通德歷事二帝二十餘
年雖廢黜當時終稱遺老君邪而不能正言國亡而
情均衆庶予違汝弼積聞其語疾風勁草未見其人
禮命闕於興王抑亦此之由也曠志識沉敏方雅可
稱若天假之年足以不虧堂構矣

隋書四十一卷終

列傳六

隋書四十二

特進臣魏

徵

上

列傳七

李德林

李德林字公輔博陵安平人也祖壽湖州戶曹從事
父敬族歷太學博士鎮遠將軍魏孝靜帝時命當世
通人正定文籍以為內校書別在直閣省德林幼聰
敏年數歲誦左思蜀都賦十餘日便度高隆之見而
嗟歎通告朝士云若假其年必為天下偉器鄴京人

士多就觀之月餘日中車馬不絕年十五誦五經及古今文集日數千言俄而該博墳典陰陽緯候無不通涉善屬文辭敷而理暢魏收嘗對高隆之謂其父曰賢子文筆終當繼温子昇隆之大笑曰魏常侍殊已嫉賢何不近比老彭乃遠求温子年十六遭父艱自駕靈輿反葬故里時正嚴冬車衰跣足州里人物由是敬慕之博陵豪族有崔謙者僕射之兄因休假還鄉車服甚盛將從其宅詣德林赴弔相去十餘里從者數十騎稍稍減留比至德林門僅餘五騎云不

得令李生怪人燻灼德林居貧輒軻母氏多疾方留心典籍無復官情其後母病稍愈逼令仕進任城王潛為定州刺史重其才召入州館朝夕同遊殆均師友不為君民禮數嘗語德林云竊聞蔽賢蒙顯戮久令君沈滯吾獨得潤身朝廷縱不見尤亦懼明靈所譴於是舉秀才入鄴于時天保八年也王因遺尚書令楊遵彥書云燕趙固多奇士此言誠不為謬今歲所貢秀才李德林者文章學識固不待言觀其風神器宇終為棟梁之用至如經國大體是賈生晁錯之

傳彫蟲小技殆相如子雲之輩今雖唐虞君世俊又
盈朝然脩大厦者豈厭夫良材之積也吾嘗見孔文
舉薦禰衡表云洪水橫流帝思又以正比夫大禹
常謂擬論非倫今以德林言之便覺前言非大遵彥
即命德林製讓尚書令表授筆立成不加治點因大
相賞異以示吏部郎中陸印印云已大見其文筆浩
浩如長河東注比來所見後生制作乃涓澮之流耳
印仍命其子又與德林周旋戒之曰汝每事宜師此
人以為模楷時遵彥銓衡深漢選舉秀才擢第罕

有甲科德林射策五條考皆為上授殿中將軍既是
西省散員非其所好又以天保季世乃謝病還鄉闔
門守道乾明初遵彥奏追德林入議曹皇建初下詔
搜揚人物復追赴晉陽撰春思賦一篇代撰典麗是
時長廣王作相居守在鄴勅德林還京與散騎常侍高
元海等參掌機密王引授丞相府行參軍未幾而王即
帝位授奉朝請寓直舍人省河清中授員外散騎侍郎
帶齋帥仍別直機密省天統初授給事中直中書參掌
詔諾尋遷中書舍人武平初加通直散騎侍郎又勅與

中書侍郎宋士素副侍中趙彥深別典機密尋丁母艱
去職勺飲不入口五日因發熱病遍體生瘡而哀泣不
絕諸士友陸寢宋士素名醫張子彥等為合湯藥德林
不肯進遍體洪腫數日間一時頓差身力平復諸人皆
云孝感所致太常博士巴叔仁表上其事朝廷嘉之
繼滿百日奪情起復德林以羸病屬疾請急罷歸
魏收與陽休之論齊書起元事勅集百司會議收與
德林書曰前者議文摠諸事意小如混漫難可領解
今便隨事條列幸為留懷細加推逐凡言或者皆是

敵人之議既聞人訟因而探論耳德林復書曰即位
之元春秋常義謹案魯君息姑不稱即位亦有元年
非獨即位得稱元年也議云受終之元尚書之古典謹
案大傳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伐殷三年踐奄四年
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改政成王論
者或以舜禹受終是為天子然則周公以臣禮而死此
亦稱元非獨受終為帝也蒙示議文扶病省覽荒情
迷識暫得發蒙當世君子必無橫議唯應閣筆贊成而
已輒謂前二條有益於議仰見議中不錄謹以寫呈

收重遺書曰惠示二事感佩殊深以魯公諸侯之事
昨小為疑息姑不書即位舜禹亦不言即位息姑雖
攝尚得書元舜禹之攝稱元理也周公居攝乃云二年
救亂似不稱元自無大傳不得尋討一之與元其事
何別更有所見幸請論之德林荅曰攝之與相其義一
也故周公攝政孔子曰周公相成王魏武相漢曹植
曰如唐虞夏或云高祖身未居攝灼然非理攝者專賞
罰之各古今事殊不可以體為斷陸機見舜肆類上帝
班瑞群后便云舜有天下須格於文祖也欲使晉之

三王異於舜攝竊以為舜若堯死獄訟不歸便是夏朝
之益何得不須格於文祖也若使用王者之禮便曰即
真則周公召袞朝諸侯霍光行周公之事皆真帝乎斯
不然矣必知高祖與舜攝不殊不得從士衡之謬或
以為書元年者皆當時實錄非追書也太齊之興實由
武帝謙讓受命豈真史也比觀論者聞追舉受命之
元多有河漢但言追數受命之歲情或安之似所怖
者元字耳事類初二是許其一年不許其元年也案
易黃裳元吉鄭玄注云如舜試天子周公攝政是以

試攝不殊大傳雖無元字一之與元無異義矣春秋
不言一年一月者欲使人君體元以居正此蓋史之
婉辭非一與元別也漢獻帝死劉備自尊崇陳壽蜀
人以魏為漢賊寧肯當主未亡已云魏武受命乎士衡
自尊本國誠如高議欲使三方鼎峙同為霸名習氏
漢晉春秋意在是也正司馬炎兼并許其帝號魏之
君臣吳人並以為戮賊亦寧肯當塗之世云晉有受
命之徵史者編年也故魯號紀年墨子又云吾見百國
春秋史又有無事而書年者是重年驗也若欲高祖

事事謙冲即漢號令皆推魏氏便是編魏年紀魏事此
即魏末功臣之傳豈復皇朝帝紀者也陸機稱紀元
立斷或以正始或以嘉平東晉議云赤雀白魚之事
恐晉朝之議是并論受命之元非止代終之斷也公
議云陸機不議元者是所未喻願更思之陸機以刊
本著於虞書龍黎見於商典以蔽晉朝正始嘉平之
議斯又謬矣唯可二代相涉兩史並書必不得以後
朝創業之迹斷入前史若然則世宗高祖皆天保已
前唯入魏氏列傳不作齊朝帝紀可乎此既不可彼

復何證是時中書侍郎杜臺卿上表禋武成皇帝頌
齊主以為未盡業今和士開以頌示德林宣曰至臺
卿此文太當朕意以卿有大才須叙盛德即宜速作
急進本也德林乃上頌十六章并序文多不載武成
覽頌喜賜名馬一匹三年禋孝徵入為侍中尚書
左僕射封侯為兗州刺史朝士有先為孝徵所
待遺者德林云是妾深黨與不可仍掌機密孝徵
曰德林久滯絳衣我當恨妾深待賢未足內省文翰
方以妾之尋當有佳處分不宜妾說尋除中書侍郎

仍詔脩國史齊主留情文雅召文林館又令與黃門
侍郎顏之推二人同判文林館事五年勅令與黃門
侍郎孝貞中書侍郎李若別掌宣傳尋除通直散
騎常侍兼中書侍郎隆化中假儀同三司承光中授儀
同三司及周武帝克齊入鄴之日勅小司馬唐道和
就宅宣旨慰喻云平齊之利唯在於爾朕本畏爾遂
齊王東走今聞猶在大以慰懷宜即入相見道和引
之入內遣內史宇文昂訪問齊朝風俗政教人物善
惡即留內省三宿乃歸仍遣從駕至長安授內史上

士自此以後詔誥格式及用山東人物一以委之武帝嘗於雲陽宮作鮮卑語謂群臣云我常日唯聞李德林名及見其與齊朝作詔書移檄我正謂其是天上人豈言今日得其驅使復為我作文書極為大異神武公紇豆陵毅荅曰臣聞明王聖主得麒麟鳳凰為瑞是聖德所感非力能致之瑞物雖來不堪使用如李德林來受驅策亦陛下聖德感致有大才用無所不堪勝於麒麟鳳凰遠矣武帝大笑曰誠如公言宣政末授御正下大夫大象初賜爵成安縣男宣帝大漸

屬高祖初授顧命邦國公楊惠謂德林曰朝廷賜令總文武事經國任重非群才輔佐無以克成大業今欲與公共事必不得辭德林聞之甚喜乃荅云德林雖庸懦微誠亦有所在若曲相提獎必望以死奉公高祖大悅即召與語劉昉鄭譯初矯詔召高祖受顧命輔少主總知內外兵馬事諸衛既奉勅並受高祖節度鄭譯劉昉議欲授高祖冢宰鄭譯自攝大司馬劉昉又求小冢宰高祖私問德林曰欲何以見處德林云即宜作大丞相假黃鉞都督內外諸軍事不爾

無不厭衆心及發喪便即依此以譯為相府長史帶
內史上大夫昉但為丞相府司馬譯昉由是不平以
德林為丞相府屬加儀同大將軍未幾而三方構亂
指授兵略皆與之參詳軍書羽檄朝夕填委一日之
中動逾百數或機速競發口授數人文意百端不加
治點鄭公常孝寬為東道元帥師次永橋為沁水泛
長兵未得度長史李詢上密啓云大將梁士彥宇文
忻崔弘度並受尉遲迴饋金軍中惛惛人情大異高
祖得詢啓深以為憂共鄭譯議欲代此三人德

林獨進計云公與諸將並是國家貴臣未相伏馭今
以挾令之威使得之耳安知後所遣者能及腹心前
所遣人獨致乖異又取金之事虛實難明即令換易
彼將懼罪恐其逃逸便須禁錮然則鄭公以下必有
驚疑之意且臨敵代將自古所難樂毅所以辭燕趙
括以之敗趙如愚所見但遣公一腹心明於智畧為
諸將舊來所信服者速至軍所使觀其情偽縱有異
意必不敢動丞相大悟曰若公不發此言幾敗大事
即令高顯馳驛往軍所為諸將節度竟成大功先厥

謀謨多此類也進授丞相府從事內郎禪代之際其相國總百揆九錫殊禮詔策牋表爾書皆德林之辭也高祖登阼之日授內史令初將受禪虞慶則勸高祖盡滅宇文氏高頴揚惠亦依違從之唯德林固爭以爲不可高祖作色怒云君讀書人不足平章此事於是遂盡誅之自是品位不加出於高虞之下唯依班例授上儀同進爵爲子開皇元年勅令與太尉任國公于翼高頴等同脩律令事訖奏聞別賜九環金帶一腰駿馬一匹賞損益之多也格令班後蘇威每

欲改易事條德林以爲格式已頒義須畫一縱令小有踳駁非過蠹政害民者不可數有改張威又奏置五百家鄉正即令理民間辭訟德林以爲本廢鄉官判事爲其里閭親戚剖斷不平今令鄉正專治五百家恐爲害更甚且今時吏部揔選人物天下不過數百縣於六七百萬戶內詮簡數百縣令猶不能稱其才乃欲於一鄉之內選一人能治五百家者必恐難得又即時要荒小縣有不至五百家者復不可令兩縣共管一鄉勅令內外群官就東宮會議自皇太子

以下多從德林議蘇威又言廢郡德林語之云脩令
時公何不論廢郡爲便今令纔出其奇改乎然高頴
同威之議稱德林很矣多所固執由是高祖盡依威
議五年勅令撰錄作相時文翰勅成五卷謂之霸朝
雜集序其事曰竊以陽烏垂曜微藿傾心神龍騰舉
飛雲觸石聖人在上幽顯具符故稱比屋可封萬物
斯覩臣皇基草創便豫驅馳遂得衆可封之民爲萬
物之一其爲嘉慶固以多也若夫帝臣至佐應運挺
生接踵於朝諒有之矣而班爾之妙曲水變容朱藍

所染素絲改色二十二臣功成盡美二十八心効力
於時程德積善豈皆比於稷契計功稱伐非衆類於
耿賈書契已還立言立事實非殆庶何世無之蓋上
稟睿后旁資群傑牧商鄙賤屠釣幽微化爲侯王皆
由此也有教無類童子羞於霸功見德思齊狂夫成
於聖業洽世多士亦因此焉煙霧可依騰虵與蛟龍
俱遠栖息有所蒼蠅同騏驥之速因人成事其功不
難自此而談雖非上智事受命之主委質爲臣遇高
世之才連官接席皆可以翊亮天地流名鐘鼎非何必

倉頡造書伊尹制命公旦操筆老聃爲史方可叙帝
主之事談人鬼之謀乎至若臣者本慙實實非勲
非德則軒冕之流無學無才處藝文之職若不逢休
運非遇天恩光大含弘博約文禮萬官百辟才悉
兼人收拙里閭退仕鄉邑不種東陵之瓜豈過南
陽之掾安得出入閭闔之間趨走大微之庭履天
子之階侍聖皇之側樞機帷幄密及榮寵者也昔
歲木行將季諒闇在辰火運肇興群官總已有周典
八柄之所大隋納百揆之日兩朝文翰臣兼掌之時

溥天之下三方構亂軍國多務朝夕填委簿領紛紜
羽書交錯成速均發弩或事大滔天或日有萬幾或
幾有萬事皇帝內明外順經營區宇吐無窮之術運
不測之神幽贊兩儀財成萬類咨謀臺閣曉喻公卿
訓率土之濱責反常之賊三軍奉律戰勝攻取之方
萬國承風安上治民之道讓受終之禮報群臣之令
有憲章古昔者矣有隨事作故者矣千變萬化譬
彼懸河寸陰尺日不棄光景大則天壤不遺小則毫
毛無失遠尋三古未聞者盡聞近聽百王未見者皆

見發言吐論即成文章臣染翰操牘書記而已昔放
飭之化老人覩而未知孔丘之言弟子聞而不達
愚情稟聖多心乖舛加以奏閣趨墀盈懷滿袖手披
目閱堆案積几心無別慮筆不暫停或畢景忘食
或連宵不寐以勤補拙不遑自處其有詞理踈謬遺
漏闕疑皆天旨訓誘神筆改定運籌建策通幽達
眞從命者獲安違命者悉禍懸測萬里由來事常
如目見固乃神知變大亂而致太平易可訶而為淳
粹化成道洽其在人文盡出聖懷用成詔並非臣

意所能至此伯禹失謨成湯陳桀漢光數行之札魏
武接要之書濟時拯物無以加也屬神器大寶將遷
明德天道人心同謨歸往周靜南面每詔褒揚在位
諸人各陳本志重書表奏群情賜委臣寰海之內忝
曰一民樂推之心切於黎獻欣然從命輒不敢辭比
夫潘勗之冊魏王阮籍之勸晉后道高前世才謝往
人內手捫心夙宵慙惕書露板及以諸文有臣所
作之有臣潤色之唯是愚思非奏定者雖詞求黼藻
而理歸霸德又有可忽事不可遺前奏勅旨集納麓

已還至於受命文筆當時制述條目甚多今日收撰
略為五卷云爾高祖省讀訖明日謂德林曰自古帝
王之興必有異人輔佐我昨讀霸朝集方知感應
之理昨宵恨夜長不能早見公面必令公貴與國始
終於是追贈其父恒州刺史未幾上曰我本意欲深
榮之復贈定州刺史安平縣公謚曰孝以德林襲焉
德林既少有才名重以貴顯凡製文章動行於世或
有不知者謂為古人焉德林以梁士彥及元諧之徒
頃有逆意大江之南抗衡上國乃著天命論上之其

辭曰皇若遂古玄黃肇闢帝王神器歷數有歸生其
德者天應其時者命確乎不變非人力所能為也龍
圖鳥象號謚遺跡疑而難信缺而未詳者靡得而明
焉其在典文煥乎緇素欽明至德莫盛於唐虞詒謀
長世莫過於文武大隋神功積於文王天命顯於唐
叔昔邑姜方娠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
而蕃育其子孫及主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成
王滅唐而封大叔又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
易曰崇高富貴莫大於帝王老子謂域內四大王居

一焉此則名震與唐美兼一聖將令其後必大終致
唐虞之美蕃育子孫用享無窮之祚逮皇家建國初
號大興箕子必大之言於茲乃驗天之眷命懸屬聖
朝重耳區區豈足云也有娥玄鳥商以興焉姜嫄巨
跡周以興焉邑姜夢帝隋以興焉古今三代靈命如
一本枝種德奕葉不基佐高帝而滅楚立宣皇以定
漢東京大尉關西孔子生感遺鱣之集歿降巨鳥之
奇累仁積善大申休命太祖挺生庇民匡主立殊勲
於魏室建盛業於周朝啟翼軫之國肇炎精之紀爰

受厥命陟配彼天皇帝載誕之初神光滿室具興王
之表韞大聖之能或氣或雲蔭映於廊廟如天如日
臨照於軒冕內明外慎自險獲安豈非萬福扶持百
祿收集有周之末朝野騷然降志執均鎮衛宗社明
神饗其德上帝付其民誅姦逆於九重行神化於四
海于斯時也尉迴據有齊累世之都乘新國易亂之
俗驅馳虵豕連合從橫地迺九州陷三民則十分擁
六王謙乘連率之威憑全蜀之險興兵舉衆震蕩江
山鳩毒邑庸焚蕪秦楚此二虜也窮凶極逆非欲割

鴻溝之地閉劍閣之門昔將長戟強弩睥睨宸極從
漳河而達秦海連岳岳而距華陽迫脅荆蠻吐納江
漢佐闢嫁禍紛若蝟毛曝骨履腸間不容礪爾乃奉
殪戎之命運先天之略不出戶庭推較分閫一毫以
定三方數旬而清萬國蕩滌天壤之速規摹指畫之
神造化已來弗之聞也光熙前緒固有不服煙雲改
色鐘石變音三靈顧望萬物影響木道告盡雲裳古
讓天曆在躬推而弗有百辟庶尹四方在茲稽圖
之文順億兆之請披肝瀝膽畫歌夜吟方在箕頌

高式允幽明之願基命宥密如恒如升推帝居歆刑
業垂統殊徽號改服色建都邑叙彝倫薄賦輕徭慎
刑恤獄除繁苛之政興清靜之風去無用之心省明
監之職苛才間出成德無隱星精雲氣共結定於增
擇山神海靈咸燮理於臺閣東漸日谷西被月川教
暨北溟之表声加南海之外悠悠沙漠區域萬里蠢
蠢百蠻莫之與競五帝所不化三王所未賓屈膝頓
顛盡為巨妾殊方異類畫勳不傳梯山越海貢琛奉
誓欣欣如也四至若穴處化以宮室不火不粒訓以庖

厨禮樂合天地之同律呂節寒暑之候制作詳垂衣
之後淳粹得神農之前遨遊文雅之場出入杳冥之
極合神謨鬼涌幽洞微群物歲成含生日用飲和氣
以自得沐玄澤而不知也丹雀為史玄龜載書甘露
自天醴泉出地神禽異獸珍木奇草望風觀海應化
歸風備休祥以圖謀鑿幽遐而矣止猶且父天子民
兢兢翼翼至矣公亮七十四曾句可同年而語哉若
一丁之六言不可妄據唐詩由夏之伯益懷道
二事人授而弗可也軒初四帝周餘六王藉世因基

自取而不得也孟軻稱神尼之德過於堯舜著述成
帝者之事弟子備王佐之才黑不代蒼泣麟歎鳳栖
栖汲汲雖聖遠而莫許也蚩尤則黃帝抗衡共工則
黑帝勅敵項羽誅秦摧漢宰割神州角逐驅盡威
力而無就也其餘欵起妖妄曾何足數賊子逆臣所
以為亂皆由不識天道不悟人謀牽逐鹿之邪說謂
飛鳧而為鼎若使四凶爭八元之誠三監同九臣之
志韓信彭越深明帝子之符孫述隗囂妙識真人之
出尉迴同謳歌之類王謙比獄訟之民福祿蟬聯胡

可窮也而違天逆物獲罪人神嗚呼此罪之大戒
矣誅夷烹醢歷代共尤僭逆凶邪時煩獄吏其可不
戒慎哉蓋積惡既成心自絕於善道物類相感理必
至於誅戮天奪其魄鬼惡其盈故也大帝聰明群臣
正直耳目監於率土賞罰參於國朝輔助一人而復育
兆庶豈有食人之祿受人之榮包藏禍心而不殲盡
者也必當執法未處其罪司命已除其籍自古明哲
慮遠防微執一心持一德立功坐樹上書削彙位尊
而心愈下祿厚而志彌約寵盛思之以懼道高守之

以恭克念於此則姦回不至事乃畏天豈惟愛禮謙
光滿覆義在知幾吉由人妖不自作衆星共極在
天成象風沙則主雖愚蔽民盡知歸有苗則始為跋
扈終而大服漢南諸國見一面以從殷河西將軍率
五郡以歸漢故能招信順之助保太山之安彼陳國
者盜竊江外民少一郡地減半州遇受命之主逢太
平之日自可獻土啣璧乞同溥天乃復養喪家之
疹遵顛覆之軌趨趙吳越仍為匪民雖時屬大道偃
兵舞鉞然國家當混一之運金陵是殄滅之期有命

不恒斷可知矣房風之戮元龜匪遥孫皓之侯守株
難得迷而未覺諒可敗焉斯故未辯玄天之心不問
君子之論也德林自隋有天下每贊平陳之計八年
車駕幸同州德林以疾不從勅書追之書後御筆汪
云伐陳事意宜自隨也時高頴因使入京上語頴曰
德林若患未堪行宜自至宅取其方略高祖以之付
晉王諱後從駕還在塗中高祖以馬鞭南指云待平
陳訖命以七寶裝嚴公使自山東無及之者及陳平
授柱國郡公實封八百戶賞物三千段晉王諱已言

勅訖有人說高頴曰天子畫策晉王及諸將勦力之
所致也今乃歸功於李德林諸將必當憤惋且後世
觀公有若虛行頴入言之高祖乃止初大象末高祖
以逆人王謙宅賜之文書已出至地官府忽復改賜
崔謙上語德林曰夫人欲得將與其舅於公無形迹
不須爭之可自選一好宅若不稱意當為營造并覓
莊店作替德林乃奏取逆人高阿那肱衛國縣市店
八十墟為王謙宅替九年車駕幸晉陽店人上表訴
稱地是民物高氏強奪於內造舍上命有司料還價

直遇追蘇威自長安至奏云高阿那肱是亂世宰相
以誦媚得幸枉取民地造店賃之德林誣罔妄奏自
入李圓通馮世基等又進云此店收利如食千戶請
計日追贓上因責德林德林請勘逆人文簿及本換
宅之意上不聽乃悉造店給所住者自是益嫌之十
年虞慶則等於關東諸道巡省使還並奏云五百家
鄉正專理辭訟不便於民黨與愛憎公行貨賄上仍
令廢之德林復奏云此事臣本以為不可然置來始
爾復即停廢政令一朝成暮毀深非帝王設法之

義臣動王陛下若於律令輒欲改張即以軍法從事未
然者紛紜未已高祖遂發怒大詔云爾欲將我作王
莽邪初德林稱父為大尉諮議以取贈官李元操與
陳茂等陰奏之曰德林之父終於校書妄稱諮議上
甚銜之至是復庭議忤意因數之曰公為內史典試
機密比不可豫計議者以公不弘耳寧自知乎朕方
以孝治天下恐斯道廢闕故立五教以弘之公言孝
由天性何須設教然則孔子不當說孝經也又罔冒
取店妄加父官朕實忿之而未能發今當以一州相

遣耳因出爲湖州刺史德林拜謝曰臣不敢復望丙
史令請預散叅待陛下登封告成一觀盛禮然後收
拙丘園死且不恨上不許轉懷州刺史在州逢亢旱
課民掘井溉田空致勞擾竟無補益爲考司所貶歲
餘卒官時年六十一贈大將軍廉州刺史謚曰文及
將葬勅令羽林百人并鼓吹一部以給喪事贈物三
百段粟千石祭以大牢德林美容儀善談吐齊天統
中兼中書侍郎於賓館受國書陳使江撝目送之曰
此即河朔之英靈也器量沉深時人未能測唯任城

王潜趙彥深魏叔陸卬大相欽重延譽之言無所不
及德林少孤未有字魏叔謂之曰識度天才必至公
輔吾輒以此字卿徙官以後即與機密性重慎嘗云
古人不言温樹何足稱也少以才學見知及位望稍
高頗傷自江爭名之徒更相譖毀所以運屬興王功
叅佐命十餘年間竟不徙級所撰文集勒成八十卷
遭亂亡失且五十卷行於世勅撰齊史未成有子曰
百藥博涉多才詞藻清贍釋巾太子通事舍人後
遷太子舍人尚書禮部員外郎龍圖閣學士安平縣公桂州司

馬煬帝恐其初不附己以為步兵校尉大業末轉建
安郡丞

史臣曰德林幼有操尚學富才優譽重郡中聲飛
關右王基締構叶贊謀猷羽檄交馳然論問發文詰
之美時無與二君臣體合自致青雲不患莫已知豈徒
言也

隋書四十三卷

特准臣魏

徵

上

列傳卷第八

河間王弘子慶

河間王弘字辟惡高祖從祖弟也祖愛敬早卒父元
孫少孤隨母郭氏養於舅 族父武元皇帝與周太祖
建義關山元孫時在鄴下 世為齊人所誅因假外家
為郭氏元孫死齊為周所滅 弘始入關與高祖相得
高祖哀之為買田宅弘性 少悟有文武幹略數從征

伐累遷開府儀同三司高祖為丞相常置左右委以
心腹高祖謂周越王世弼及於難弘時立於戶外以
衛高祖尋加上開府賜爵永康縣公及上受禪拜大
將軍進爵郡公尋贈其父為柱國尚書令河間郡公
其年立弘為河間王拜右衛大將軍歲餘進授柱國
時突厥屢為邊患以行軍元帥率眾數萬出靈州道
與虜相遇戰大破之斬數千級賜物二千段出拜寧
州總管進位上柱國弘在州治尚清淨甚有恩惠後數
載徵還京師未幾拜蒲州刺史得以便官從事時河東

多次盜賊民不得安弘奏為盜者百餘人投之邊裔州
境帖然號為良吏每晉王廣入朝弘輒領揚州總管
及晉王歸藩弘復還蒲州在官十餘年風教大洽煬
帝嗣位徵還拜太子太保歲餘薨大業六年追封鄂
王子慶嗣

慶頌曲善候時變帝時猜忌骨肉滕王綸等皆被廢
放唯慶獲全累遷榮陽郡太守頗有治績及李密據
洛口倉滎陽諸縣多應密慶勒兵拒守密頻遣攻之
不能克歲餘城中糧盡密兵勢日蹙密因遣慶書曰自

昏狂嗣位多難歲年剽削生民涂炭天下璿室瑤臺
之麗未極駟者槽丘泗池之荒非為滄亂今者共舉
義旗一剪兇虜八方同德萬里俱來莫不期入關以
亡秦而度河而滅紂甫窮海岱南沮江淮凡厥遺人
承風慕義唯恐陽一郡一王獨守迷夫微子紂之元兄
族實為重項伯籍之孟子父戚乃非踈然猶去朝歌而
入周背而楚而歸漢豈不眷慈崇祔留連骨肉但識
寶鼎之將移知神器之先改而王之先代家住山東
李姓郭氏乃非楊族止古為宿與隋朝先有勳舊遂得

預遣殷盤石名在葭葦妻敬之與漢高殊非血胤呂布之
於董卓良異天親芝焚蕙歎事不同此又王之昏志
若豺狼讎忿同胞有逾沉闕惟勇及諒咸罄旬師
況乃族類為非何能自保為王計者莫若舉城從義
開門送款安若太山高枕而卧長守富貴足為笑談
乃至子孫必有餘慶今王世充屢被摧辱自救無聊
偷存畧漏詎能支久段達韋津東都自因何暇因人
世充朝亡達便夕滅又江都荒西流宕忘歸內
離人神怨憤上江米船皆被抄截士卒饑餒半救不

充事切析骸義均者舉烽火於麗山諸侯莫至浮
膠船於漢水還日未期王獨守孤城絕援十里餓糧
之計僅有月餘斃卒之多纒盈數百有何恃賴欲相
拒抗求枯魚於市肆即事非虛因歸鴈以運糧竟知何
自然城中豪傑王之腹心思殺長吏將為內啓正恐
禍生已首釁發蕭牆空以七尺之軀懸賞千金之購
可為寒心可為酸鼻者也幸能三思自求多福于時
于都敗問亦至慶得書遂降于密改姓為郭氏密為
王世充所破復歸東都更為楊氏越王侗不之責也

及侗稱制拜宗正卿世充將篡慶者為勸進世充既
僭偽號降爵郇國公慶復為郭氏世充以兄女妻之
者榮州刺史及世充將敗慶欲將其妻同歸長安其
妻謂之曰國家以妾奉箕箒於公者欲以申厚意
結公心耳今叔父窮迫家國阽危而公不顧婚姻孤
負付屬為全身之計非妾所能貴公也妾若至長安
則公家一婢耳何用妾為願得送還東都君之惠也
慶不許其妻遂沐浴靚粧仰藥而死慶歸大唐為宜
州刺史郇國公復姓楊氏其嫡母元太妃年老兩目

洪明王世充以慶叛已而斬之

楊處綱

楊處綱高祖族父也生長北邊少習騎射在周嘗以軍功拜上儀同高祖受禪贈其父鍾葵為柱國尚書令義城縣公以處綱龍衣焉授開府督武侯事尋為大子宗衛率轉左監門郎將後數載起授右領軍將軍處綱雖無才藝而性質直在官彊濟亦為當時所稱尋拜蒲州刺史吏民悅之進位大將軍後遷秦州總管卒官謚曰恭弟處樂官至維州刺史漢王諒之反也朝廷以為有二心廢錮不齒

楊子崇

楊子崇高祖族弟也父益生贈荊州刺史子崇少好學涉獵書記有風儀愛賢好士開皇初拜儀同以車騎將軍相典宿衛後為司門侍郎煬帝嗣位累遷候衛將軍坐事免未幾復令檢校將軍事從帝幸汾陽宮子崇知突厥必為寇患屢請早還京師帝不納尋有鴝鵒之圍及賊退帝怒之曰子崇怯懦安有陳請驚動我衆心不可居瓜牙之寄出為離石郡太守

治有能名自是突厥屢寇邊塞胡賊劉六兒復擁衆劫掠郡境子崇上表請兵鎮遏帝復大怒下書令子崇巡行長城子崇出百餘里四面路絕不得進而歸時百姓饑饉相聚爲盜子崇前後捕斬數千人歲餘朔方梁師都馬邑劉武周等各稱兵作亂郡中諸胡復相嘯聚子崇患之言欲朝集遂與心腹數百人自子固關將還京師輜重半濟遇河西諸縣各殺長吏叛歸師都道路隔絕子崇退歸離石所將左右既聞太原有兵起不復入城遂各叛去子崇悉收叛者父兄斬之後數日義兵夜至城下城中豪傑復出應之城陷子崇爲讎家所殺

觀德王雄

觀德王雄初名惠高祖族子也父紹仕周歷八州刺史儻城縣公賜姓叱呂引氏雄姿儀有器度文雍容閑雅進止可觀周武帝時爲太子司旅下大夫帝幸雲陽宮衛王直作亂以其徒龍象肅章門雄逆拒破之進位上儀同封武陽縣公邑千戶累遷右司衛上大夫大象中進爵邦國公邑五千戶高祖爲丞相雍

州牧畢王賢謀作難雄時為別駕知其謀以告高祖
賢伏誅以功授柱國雍州牧仍領相府虞候周宣帝
葬備諸王有變今雄率六千騎送至陵所進位上柱
國高祖受禪除左衛將軍兼宗正卿俄遷右衛大將
軍參豫朝政進封廣平王食邑五千戶以邗公別封
一子雄請封第士貴朝廷許之或奏高頴朋黨者上
詰雄於朝雄對曰臣忝衛宮闡朝夕左右若有朋附
其容不知至尊欽明睿哲萬機親覽頴用心平允奉
法而行此乃愛憎之理惟陛下察之高祖深然其言

雄時負寵冠絕一時與高頴虞慶則蘇威稱為四貴
雄寬容下士朝野傾嚮高祖惡其得衆陰忌之不欲
其典兵馬乃下冊書拜雄為司空曰維開皇九年八
月朔壬戌皇帝若曰於戲惟爾上柱國左衛大將軍
宗正卿黃平王風塵空立位之重受之司禁旅錄歷
十載入當心腹外任爪牙驅馳新陸勳勞著績念舊
庸勳禮秩加等公輔之寄民且爾暗且竭殫誠副茲
名實豈用命爾為司空往茲歲光應寵命得不慎
歟外云優崇實奪其權也雄無職務乃閉門不通賓

客尋改封清漳王仁壽初高祖曰清漳之名未允聲
望命職方進地圖上指安德郡以示郡臣曰此號足
爲名德相稱於是改封安德王大業初授太子太傅
及元德太子薨檢校鄭州刺史事歲餘授懷州刺史
尋拜京兆尹帝親征吐谷渾詔雄摠管澆河道諸軍
及還改封觀王上表讓曰臣早逢興運預班末屬有
命有時藉風雲之會無才無德濫公卿之首蒙先皇
不次之賞荷陛下非分之恩久系台槐常慮盈滿豈
可仍叨匪服重竊鴻名臣實面墻敢緣往例臣誠昧

寵交懼身責苦劉普封王晉備二階之任曹洪上將
寧超五等之爵况臣交章踰於帝子京尹亞於皇枝
錫土作藩錙金開國於臣何以自處在物謂其乖分
是以露款執愚祈恩固守伏願陛下曲留慈照特鑿
丹誠頓首嚴嚴伏膺流汗優詔不許遼東之役檢校
左翊衛大將軍出沒東道漢公漢公漢公漢公漢公
七十一帝爲之廢朝德勝護軍有司考行請謚
曰懿帝曰道高雅俗德勝之人乃賜謚曰德贈司
徒襄國公汝渤海清河上谷河間濟北高密濟陰長

平等十三年守子恭仁位至吏部侍郎恭仁弟琳性
和厚頗有學識義州刺史遷南太守及父薨起爲
司隸太常寺丞之役帝令琳於臨海頭別有所督揚
玄感之反琳以感弟玄縱自帝所逃赴其兄路逢琳
琳避人獨留久之既別而復相就者數矣司隸刺史
劉休文奏琳吏部侍郎恭仁將兵於外帝以
是寢之未嘗事琳一變懼發病而卒琳弟續任至叢
騎侍郎

弟達字士達少聰敏有學行仕周官至儀同內史

下大夫遂寧縣男高祖受禪拜給事黃門侍郎進爵
爲子時吐谷渾寇邊詔上柱國元楷爲元帥達爲司
馬軍還兼吏部侍郎加開府歲餘轉內史侍郎出爲
鄴鄭趙三州刺史俱有能名平陳之後四海大同上
差品天下牧宰達爲第一賜雜綵五百段加以金帶
擢拜工部尚書加位上開府達爲人私厚有局度楊
素有言曰有君子之貌兼君子之心者唯楊達耳獻
皇后及高祖山陵制度達並參豫焉煬帝嗣位轉約
言仍領營東都副監帝甚信重之遼東之役領右武

衛將軍進位左光祿大夫卒於師時年六十二帝歎
昔者父之贈吏部尚書始安侯謚曰恭贈物三百五十
段史臣曰高祖始遷周鼎衆心未附利建同姓維城宗
社是以河間觀德咸啓山河屬乃葭葦地非寵逼故
高祖厚秩與時終始楊慶二三其德志在苟生變本
宗如反掌棄慈母如遺跡及身而絕宜其然矣觀王
位登台袞慶流後嗣保茲寵祿寔仁厚之所致乎

隋書四十三卷

程